

文论卷③

李健吾文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健吾文集

文论卷③

李维永◎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健吾文集 / 李健吾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78-4594-6

I . ①李… II . ①李… III .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032 号

书名：李健吾文集
著者：李健吾

出版人：续小强
责任编辑：席香妮
助理编辑：左树涛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璞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字数：5556 千字

印张：342.25

版次：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5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4594-6

定价：980.00 元（全 11 卷）

目 录

《克莱武福音》	
——法国拉法耶蒂夫人作	1
《最先与最后》和“A drama”	4
《罗朗歌》	
——法兰西第一首爱国诗	7
法兰西的演义诗	35
《七个铜板》附记	62
读《日夜行》	63
《独白和近代戏剧》前言	67
《马费公爵夫人》	68
《海达·盖布勒》	72
《阿耳丹》	76
《老板上流人》	79
《费嘉乐的结婚》	83
《烈杵骑士》	87
《安娣高妮》	92
《陶哀妇女》	97
《米狄阿》	102
《艾翁》	107
《窝狄浦斯王》	112
《阿嘉麦穆隆》	116

胜利后法国现代戏剧	120
《大路上》附记	128
契诃夫的独幕剧	
——中译本序言	129
《契诃夫独幕剧集》序	132
《莫里哀戏剧集》序	135
总序	135
《可笑的女才子》序	136
《党·璜》序	140
《屈打成医》序	143
《乔治·党丹》序	144
《吝啬鬼》序	145
《德·浦叟雅克先生》序	148
《向贵人看齐》序	150
《没病找病》序	151
《高尔基戏剧集》译后记	156
《底层》译后记	156
《野蛮人》译后记	158
《仇敌》译后记	159
《怪人》译后记	160
《怪人》再版附言	162
《瓦莎·谢烈日诺娃》译后记	162
《日考夫一家人》译后记	163
《叶高尔·布雷乔夫和他们》译后记	165
《叶高尔·布雷乔夫和他们》再版附言	167
《托尔斯泰戏剧集》译后记	168
《光在黑暗里头发亮》译后记	168
《头一个造酒的》译后记	171
《文明的果实》译后记	172
《浦罗米修斯被绑》译后记	174

《屠格涅夫戏剧集》译后记	176
《落魄》译后记	176
《贵族长的午宴》译后记	177
《单身汉》译后记	178
曙光照耀着戏剧艺术	
——《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学习笔记	181
契诃夫	
——歌颂劳动和生命的剧作家	193
阿里斯托芬	
——热爱祖国的伟大喜剧作家	201
三部关于妇女问题的戏剧杰作	208
莫里哀的喜剧	211
意大利喜剧之父哥尔多尼	268
《关于演员的独特见解》前言	278
《伪君子》	
——莫里哀的戏中演得最多的一出	281
法国大喜剧家莫里哀	283
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	291
关于《逼婚》	322
光荣永远属于人民的号手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洛卜·德·维迦诞生	
四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26
关于莫里哀的三个喜剧作品	333
近代欧洲关于戏剧定义的一场论战	356
古希腊悲剧一瞥	
——热烈欢迎希腊国家剧院	376
青春常在的古希腊悲剧	381
祝贺法兰西喜剧院三百周年纪念	383
莫里哀的喜剧艺术	386
读本·琼森《悼念我心爱的威廉·莎士比亚大师及其作品》	391

漫话卢那察尔斯基论《爱与死的搏斗》	397
《莫里哀喜剧》序	404
《一六八二年版原序》译后附记	413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与其喜剧的评价》译后附记	414
《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前言与各家小议	420

《克莱武福晋》^①

——法国拉法耶蒂夫人作

一六七八年，《克莱武福晋》（*La Princesse de Clèves*）问世，换一句话，就是近代小说产生。再严格一些，我们可以说，心理小说从这本小书起始。在《克莱武福晋》以前，法国的小说可以分做朝野两派：一方面是矫揉造作的理想主义，写的是不断头的奇遇，类似中国的传奇小说，而篇幅还要腻长（贵族们有的是闲暇！），内容还要荒诞；一方面属于反动，做成一种粗鄙的现实主义，不是挖苦中产阶级，就是铺张下流厮走的光棍行为。二者虽说不同，实际仅仅属于材料和情调的差异。趣味全在故事，动作全在外表。《克莱武福晋》正相反，故事只是一种藉口，动作简直没有，所有它的价值全在真实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分析内心的变动。在传奇式的故事盛行的时代，这本小书第一次做例，宣示小说应走的道路。

作者是路易十四御下的一位贵家小姐，原姓皮奥实（Pioche de la Vergue），其后随母改嫁在塞维涅（Sévigné）一族，二十一岁嫁给拉法耶蒂（La Fayette）伯爵。她生养了两个孩子。但是不久夫妻就同意离居，犹如当时若干贵族。两两为政，各不相谋。她最好的一个女友，是她继父的一个侄媳，通称塞维涅夫人，著名的《函札》作者。关于拉法耶蒂夫人（1634年至1693年）的材料，我们有一部分需往她的《函札》索求。但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① 李健吾在《读〈法国文学史〉上册》（1979年）一文中该题为《克莱夫亲王夫人》。——编者

却是一个男的，拉罗实福考（La Rochefoucauld）公爵，著名的《格言》作者。他比她大二十一岁，但是他们的情谊却不是年月所能限制的。他们每天见面一次。她自己说的好：“拉罗实福考先生把智慧给我，而我改良他的心。”一六八〇年，他去了世，她便退隐在一家道院，了结她平静而忧郁的一生。

故事再没有比这本小书简单的了：说时髦些，这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丈夫，克莱武亲王；妻，克莱武福晋；情人，纳穆尔（Nemours）公爵。丈夫爱他的妻；妻的心却给了另一个男子。但是曲折处却在另一个男子得到的只是拒绝。从小受有良好的母教，她知道敬事她的丈夫，从一而终。她是谨慎的化身，丈夫要求她爱，她不知道怎么给；另一个男子要求她爱，她知道怎么给，然而她避免给的机会。她在丈夫面前诉出她的苦衷，丈夫原谅她，然而终不释然；心知妻室无他，却因爱而妒，因妒而苦，抑郁而终。纳穆尔跑来求婚。她有自由嫁他，但是感于良心的指责，她拒绝了嫁他的幸福，退居道院，不出数年死掉。

故事平淡无奇，而若干场面，十分招惹当时男女的反感。最利害的，例如在丈夫面前忏悔一节，不大容易为路易十四的宫庭接受。然而作者并不注重故事，这仅仅供她一个观察内心现象的机会罢了。在她以前，几乎部部小说全和丈夫为难，不是取笑，就是挖苦；然而在这里，她第一次写出一个君子风的丈夫，做为后世所有家庭文学的楷模。在这三个主要人物之中，最真实动人的，自然是克莱武福晋。她的生活是简单的，她的生命是充实的、忠实的。用现下道德标准来看，她的牺牲或许有些过分；然而，在作者那个时代，它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哪。说实话，她的道德理念含有不少中产阶级的成分，很难看做一个贵族妇女的思想。司汤达最爱这本小说；然而我怕，他绝不同情这位顾前虑后的贵夫人。

作者虽然是一个贵族，但是并不满意宫庭生活；所以她小说的背景，亨利第二时代，揭露不少宫庭的黑幕。如若不是自幼家教（女主人的母亲是一个奇特人物：普通不把爱情这类事说给女儿，她却“意见相反；她时常给她女儿描画爱情”）良好，克莱武福晋早就销毁在这功名富贵的社交场所。“野心和伺候妇女，同样占有男女的心，是这宫庭的灵魂。这里有的是利害，有的是不同的诽谤，贵夫人们有的是人参加，结局爱情总和政治搅在

一起。没有一个人是平静的、冷淡的；人人都想升官、讨欢喜，服侍或者破坏；人就不知什么是无聊，什么是空闲，因为总有娱乐或者阴谋分心。”

宗教是女主角最后的归宿。但是这本小书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上帝”等等的字眼。看惯了后出的外国小说，这一点更值得提出表扬了。

作者的厉害处，在用简单而通常的文字，表现那样繁复而深刻的情绪，那样多的故事，那样缜密的观察。此其所以为十七世纪，克腊西克^①的十七世纪者歟？有人请纪德（Gide）推选十部法国小说，轮到这本小书，他俏皮道：“然而我对于这本书只感到一种适度的羡慕而已。话全说完了，而且说得没有法子再好了。自然，对于《克莱武福晋》，人有好几种反应；你可以不爱这本小说，但是只要你爱，我却敢说不是为了好几种理由。没有隐秘，没有退步，没有迂回，没有后路；一切是明明白白、晓晓畅畅，无所用其等待；不用说，达到了艺术的极峰：一个没有出口的绝境（Nec Plus Ultra）。我很同情纪德的论调。因为，说实话，故事尽管不近情理，任何读者看进书去，全得承认这里的完美和真实。现代人别妄想超过这本书的艺术，顶多也就是开条“后路”，或者寻个“出口”罢了。

最后，举个小小的例：女主人自以为爱她未婚夫，因为一看见他就脸红，就心乱。但是他回答道：“你的脸红骗不了我；这是你心的一种谦抑的情绪，不是你心的一种动作。”

不是吗？聪明的现代读者？

（载 1935 年 8 月 12 日《大公报·小公园》）

① 克腊西克（classique），即古典主义。——编者

《最先与最后》和“*A drama*”

读高尔斯华绥的《最先与最后》，我第一注意的是它题目下面两个小字：*A drama*。为什么作者要加这个小注呢？我们晓得，这个字原来是动作的意思。亚里士多德以为悲剧模仿的对象是动作，而动作就是情节，情节之与情节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人生。没有动作，没有情节，依照亚里士多德，便没有戏剧。自从亚里士多德以迄于今，杰作层出不穷，所谓 *Drama* 这个字，也有了种种不同的应用。一代给它一个涵意，一代添上一点混淆。

第一，一般人往往把这个字的形容词和 *Theatre* 的形容词说成一个东西。亚里士多德所谓动作，没有特别标明属于内在或者外在，他仅仅指出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生，而是苦乐。假如纯粹属于外在，便有接近 *Theatrical* 这个形容词的可能；它比较是机械的，技巧的，附加的；具有一时的炫惑，然而缺乏深永的意味。譬如说，周冲的死是 *theatrical*，而周繁漪的疯是 *Dramatic*。

第二，一般人往往把这个字和法文的同一字混为一谈。法文的 *Drame* 这个字，在一般的意义之外，还有十八世纪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法国十八世纪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做 *Drame*，意思是说，他往悲剧里面放进喜剧的成分，所以另立一类，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它比较接近当时法国流行的一种眼泪喜剧（*Comédie Larmoyante*），虽说不就是一个东西。譬如说，曹禺的《日出》可以算做 *Drame*，含有多量的喜剧成分，而又不失其本质的严肃。

第三，这个字很容易和悲剧（*Tragedy*）或者闹剧（*Melodrama*）打成一片。什么是闹剧？记得发表我的《十三年》（原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

时，我怕读者误会它的类别和性质，我加了一个英文小注：A Melodrama；某教授忽略我这个附注，自以为它的结构“巧得使人不大愿意相信那是事实”。所谓闹剧，从前有音乐相伴，到了近代，音乐的成分逐渐减消，仅仅注目于情节的紧张和情绪的激动。它不惜利用一切意外的成分，物质的条件，造成它奇窘的险巇。它要的只是动作，动作的集中，或者惊奇，惊奇的递变。一出戏要有可能性，甚至于或能性。然而它没有悲剧那样深厚，仅仅抓住了一个或能性。它是悲剧的一种变形，一种缺乏人生基石的境界。悲剧是内在的，不一定有人死，然而悲哀永在。*Drama* 有悲剧的严肃。它偏重动作，却又不像闹剧那样过分机械，勉强。

我希望我没有把这几个名词的类性弄得格外紊乱。其实，看看现代文学，明白分类（在传统上十分重要）近乎徒然，我们也就不必过分认真。从前诗是诗，散文是散文，如今我们有了散文诗。一切繁复而精致，我们追寻的不仅是外表，而更是内在。但是，这拦不住我们尊重传统，即使只为了了解传统。现在，我们不妨看看 *Drama* 这个名词的类性。它应当是严肃的、变动的、紧张的，然而合理的。它不像悲剧那样容人喘息、也不像闹剧那样奇突。它的 *theatricality* 建筑在心理的过程，它有一个结实的生命。它不一定要切合现实。它反映最坚实的现实。

看过《最先与最后》，我们便明白高尔斯华绥这个小注用的十分恰切。在第一场的开首，他立即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弟弟杀了人，哥哥（犹如我们观众）不知道。怎么办？观众要问。哥哥也在问。哥哥审询，代表我们观众审询。哥哥思索方法解脱弟弟，不是为了弟弟，是为了自己，名声、地位、门第。弟弟接受了哥哥的善意。同时，把他准备好的毒药给哥哥看。于是我们来到第二场，看见那无辜的苦女孩子。随着哥哥（我们观众要求）走进凶殴的场合。哥哥吩咐她为她的情人牺牲自己；她应允了。巡警的脚步，杞虑的增加，然后，弟弟来了，良心鞭策着他，爱情吸引着他。哥哥告诉他捉住一个替身、一个弟弟认识的老叫化子。哥哥觉得一切安全了，弟弟的良心却不许自己安宁。过了两个月，弟弟和情妇藏在暗地，等候审判的消息。良心叫他偷偷溜到法院旁听。老叫化子判处死刑。弟弟拿着花回来，他快活了，他不必再担心了，他决心寻死。他逃掉了法律，他逃不掉良心。他有正义；他恨人世。他用不着人世的光明，他要黑暗。一对情人服了毒。哥

哥来晚了一步，但是还不太晚，还够他销毁物证的。

不要恨这自私自利的卑怯的哥哥。这哥哥不是别人，是你，是我，是人世，是我们这些可怕的弱者。他是一个征象。自私自利逼死了天真，法律促成了罪恶。

所以，《最先与最后》是严肃的、变动的、紧张的，然而合理的。它有一个结实的生命。是速写，然而是 Drama。而且是那样经济的 Drama，角色只有三个。

四月四日

(载 1939 年 4 月 15 日《文汇报·戏剧周刊》第 3 期)

《罗朗歌》

——法兰西第一首爱国诗

在法兰西中世纪文学里面，《罗朗歌》耗费近代学者最多和最高的心力。十九世纪初叶几乎没有几个人认识它的面目，文尼（Alfred de Vigny）以军人而诗人的心情，根据传说，远在它从破书烂纸之中掘发出来以前，烧了他的剧本《罗朗》（*Roland*），仅仅给我们留下一首忧郁的《号角》（*Le Cor*）：他在这里慨然问道：

骑士的灵魂，你们还回来吗？
是你们和号角的声音一同在说话？
荆之谷！荆之谷！在你黑郁郁的山谷，
伟大的罗朗的影子真就没有安慰！

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的情绪涌在诗人的回忆：一八一五年之后的法兰西，颓败而衰弱，不由勾起他对于古代执戈的英雄的缅怀。从滑铁卢之役到巴黎之围，中间不过五十五年，《罗朗歌》和其他中世纪的制作陆续投入祖国的怀抱，然而法兰西受到第二次致命的打击。就在围城之中，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八日，巴芮，中世纪文学的权威，当着一群愁颜苦脸的学子，不愿意他们绝望，鼓舞他们的志气，开讲这样一个新颖的题目：《罗朗歌与法兰西国家》（*La Chanson de Roland et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如今，一九四一年，法兰西已然第三度降服于他的强敌；我们不晓得在什么角落，将要出来一位

诗人如文尼，重新询问罗朗和他的战士：

骑士的灵魂，你们还回来吗？

当然要回来的。巴芮曾经预言，只要波兰民族没有丧失国家的意识，就有希望复兴。无论科学如何昌明，机构如何严密，一个民族的精神永在，就可以找回它国家的生命。国家的生命，如巴芮所指示，由爱表现。“国家必须爱，国家必须被爱，国民必须深深感到只有他们的国家满足他们相互的需要，必须以一种永远新生的感谢，和它一同享受他们的存在。”爱是一切，爱是第一义。有了这种近乎本能的共鸣，国家的生命才能够长久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历史，实际是它精神生活，特别是它国家意识的历史。文学是国家的生命的表现：这里的情绪、理想或者爱，本质是迷蒙的：藉着文学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正确而明显化，象征一个民族的自爱和自尊。屈原开始我们爱国文学的记录，《罗朗歌》是法兰西民族第一次对于自己的恋歌。

故事 查理曼在西班牙和回教民族已经打了七年仗。除去马席勒（Marsile）统治之下的萨辣高司（Saragosse），西班牙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归顺。马席勒非常恐慌，招集他的臣下问策。布朗刚旦（Blancandrin），一个勇武而有才智的将官，主张派遣使臣，携带重礼，劝诱查理班师，约好十月十六日圣米晒勒（Saint Michel）的节令，马席勒亲自到京都来请罪领洗。为了坚定他的信心，不妨以王公的子弟为质。只要骗到查理回师，后话自然作废。牺牲一二十个子弟，挽回国运，极其值得。马席勒赞同他的建议，派他率领九位大臣，捧着桂枝去请和。

来到法兰西行营，正当皇帝攻下高得（Cordres），和全军取乐。听完布朗刚旦的陈说，查理低下头思索，不肯贸然作答；他决定第二天早晨举行会议，听取臣下的意见。罗朗是查理的外甥，功勋最高，第一个站起说话。他反对接受马席勒的和议：后者往年已经这样请降一次，结果是查理派去的两位使臣，全叫马席勒砍掉脑袋。“率领你的军队攻打萨辣高司，替死者雪仇，就是用你一生也要作战到底。”看见查理不置可否，奸贼喀勒隆（Ganelon），罗朗的继父，赞成和议：“陛下应当以利害为前提，疯子的话

是信不得的。”他的主张得到公爵乃穆（Naimes）和全体将官的附和。现在转到派遣使臣的问题：乃穆、罗朗、奥李维耶（Olivier）和大主教杜班（Turpin）相继荐举自己，因为有性命之忧的可能，皇帝没有允许。罗朗第二次提出喀勒隆，他的才智一定可以应付。全体将官赞成他的遴选。喀勒隆情急了，他摔下袍子，奔向罗朗道：“人人知道我是你的继父，你可提议把我送到死地！只要我能够生还，我一定要叫你一辈子不得好过。”罗朗说：“你的恐吓没有用。假如国王允许我做使臣，我情愿替你去。”喀勒隆回道：“算了罢，还是我去。你不是我的臣下，我不是你的主上。查理派我去，我自然去。不过我要在萨辣高司闹点儿乱子给你看，我的气才会平下去。”罗朗听了，只是笑。喀勒隆越发生气，说：“我不爱你；你故意把这坏差使搁到我头上。”然后转向皇帝，他要求查理照料他的家小，接过象征和平的节杖和象征战争的手套，会同布朗刚旦，向马席勒答礼。

路上和马席勒的使臣闲谈，喀勒隆把好战喜功的罪过完全推在罗朗一个人身上。来到萨辣高司，他用话激怒马席勒，说：假如他改奉基督教，查理分一半西班牙给他，另一半给罗朗，做他骄傲的邻居。布朗刚旦把国王挽在一边，请他不要生气，再和喀勒隆谈话：“他曾经对我宣誓帮我们的忙。”马席勒请回喀勒隆，向他道歉，送他一份厚礼，然后开始他的外交辞令：“查理曼已经二百岁了，年纪很大，经略了无数土地，何苦还要在外打仗？”喀勒隆回答：查理生性和平，问题全在罗朗和他的好友奥李维耶，还有率领两万骑士做先锋的十二员虎将。喀勒隆给回教国王建议：送查理一份降仪，差遣二十子弟做质，查理回归的时候，一定是罗朗和奥李维耶做后卫，手下只有两万士兵，自然抵挡不住马席勒十万大军的袭击。回教军队可以分成两次进攻，罗朗不死于第一次，一定死于第二次，去了查理的右手，天下就太平了。听了喀勒隆的计谋，马席勒过来抱住吻他。一个将官送他宝剑，一个将官送他战盔，王后布辣米孟德（Bramimonde）送他夫人一对手镯，国王答应每年差遣十只骡子送他金子。

喀勒隆编了套谎话，向他的皇帝覆命：马席勒不出一个月，就到法兰西来领洗，回教教主不愿意改教，带了四十万士兵奔向海边，航行不到四哩，狂风暴雨起来，全在海底淹死了。查理曼当夜做了两个噩梦，第二天不理会，遴选全军的前后卫。喀勒隆建议罗朗做后卫，丹麦人奥吉耶（Ogier）

做前卫；查理曼虽说不愿意罗朗去做后卫，罗朗并不畏缩，说他不会损失一只牲口，皇帝尽可放心，他向皇帝要了两万人马，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好友奥李维耶和爱戴他的十二员虎将。

山是高的，谷是深的，
石是黑的，峡是险峻的，

就在当天，法兰西的大军跨过卑赖乃大山，望见他们的故乡。查理曼预言喀勒隆要毁坏法兰西，他放心不下他的外甥，十万人马陪着他一同难受。

马席勒在三天之内，给自己聚集了四十万战士。漫山遍野来追赶法兰西的后卫。他侄子要求首先和罗朗交锋的荣誉。马席勒应允他，选了十二员虎将去和法兰西的十二员虎将作战。每个将官向马席勒表示忠心，杀死罗朗，把法兰西的土地献给君上。他们率领十万人马，准备前去厮杀。

晴的是天，美的是太阳，
没有一件铠甲不在眩耀。
为了美上加美，万千军号鸣着：
声音是大的，法兰西人听见了。

奥李维耶听见敌人的号声，告诉罗朗要和萨辣散人接触。他上到一座山头，望见数不清的人马在后边遥遥赶来。他劝罗朗吹号角，邀回已经过山的大军。

奥李维耶说：“邪教徒很强，
我们法兰西人我看太少。
罗朗同伴，吹你的号角；
查理一听见，军队就会回来。”
罗朗回答：“疯子才那样做！
我的名声会在甜蜜的法兰西丢掉。
马上我就要挥动都朗达（durendal）。